春秋明志錄

一

春秋明志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春秋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明志録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明志録十二卷明熊過撰過字叔仁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郎中過嘗注周易專以明象數為事論者與來知德並稱葢不主先儒舊說者此書亦多採撮舊解各加辨駁大㫖在於信經不

信傳自序謂道存乎志志明諸言故以明志為名其中於公穀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左氏傳為尤多如以邢遷於夷儀為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為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為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甯母之會齊辭子華為不實以洮之盟謀王室為誣說以用鄫子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

公為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
未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以衛石惡為孫氏
黨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
鉞狗軍之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屢見牴牾又
如以郭公為鳥名謂紀異如螟蜮之類以梁
亡為曾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
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有用思太
過之失然其得解之處往往詞旨平允大義

炳然究非他家摭拾空談者可比故卓爾康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視所作易注近實多矣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明志錄卷一

明 熊過 撰

隱公

魯本侯國姬姓系見史世家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奄宅之故地也隱公名姑息惠公妾聲子子在位十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周道衰諸侯莫之適從僭端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非特黍離之降也邪說交亂是非不足盡憑

而詩之教亡其所繫來寔在平王之世平逮隱而沒
治之故自隱公之簡始學者觀王伯升降之際聖人
反正之幾權得失非天下之至神曷能與此乎

元年

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禮稱諸侯三年喪
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寧
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公即位
者正也魯自改年而絀周之年非也史遷自眞公濞

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眞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趙子常言諸侯既殯嗣子柩前踰年正月朔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失之矣而元儒吳立夫顧謂史官志人君在位久近紀述之常體非以爲重事其說則曰秦惠文王立十四年稱王秦史改元魏惠王三十七年稱王而汲冢竹書改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書其侯王元年淮南鴻烈亦

稱淮南元年始先秦時本重改元如立夫以爲非重則秦魏稱王何爲又改元年史官紀實寧有未改元遽稱疑年者若太史淮南則緣春秋而誤不可謂諸侯可改元而引以爲證也衛世家獻公出公皆稱後元則益悖矣不然則黜周王魯疑春秋者亦何過哉

春王正月

書春而繼以王王者所以奉天時也王謂周王也書王而係以正曰此周王建子之正而異乎夏商者也

周正月可以爲春乎春蠢也陽氣蠢然動也陽之始生亦可謂春也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既戊午師逾孟津周歴太初三統四分章昭班固皆步得次日已未冬至冬至之月稱春自武王革命之始已然故孔安國曰月改春自移然則非孔子加春於王月之上也禖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日至冬至也正月而日至周改月矣周禮亦稱子月爲春而寔非冠以夏時也按殷人鍾銘唯正月

王春吉日加王於春是時月稱王三代一道以證王者改時月也然亦爲與春王書異遂謂春不可改亦過矣㜸器史法偶不同非春不可改也三統之建協於三易人統首艮艮寅位也地統首坤天統首乾乾子位也孔子曰其文則史故春王正月者非孔子欲行夏時輒敢更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月以仲冬月爲正伏生有所受矣　隱之不書即位者胡子曰内非承國上不禀命諸侯扳巳以立而遂立焉春秋

首絀隱公以明大法也若是乎聖人之權乎且聖人必以書不書爲褒貶則桓之弒隱宣之殺惡及視聖人何爲書其即位乎豈以桓宣視隱當末減乎抑春秋之所託始姑假隱以定法則聖人上下其手何異舞文而人之羅法者有幸不幸本不足據爲定乎莊閔僖之不書即位又將何說乎聖人之於春秋本不欲沒其實而善惡自見公穀之說乃曰成公志是雖異絀隱之說而以爲削於聖人可乎禮先君始歿嗣

者稱子入春秋則雖有力者或先人以奪人心而定之位如齊頃未逾年而稱公鄭悼未逾年而稱伯則皆不待改元而即位也或疑十二公非擇而書即位也葢諸侯每用周正繼立立於君薨之月不待踰年者孔子削而不書恐亂夏時亦誣矣柩前之位辭稱哀子而主喪者即逾年臨羣臣之人也曷爲不待改元而即位乎仲子者桓母也手有文焉爲魯夫人而惠公再娶以夫人禮之非矣隱母聲子實攝女君故

當時以爲疑者遂私有翼戴使隱不俟逾年而即位一年不可二君故其元年不得更書即位耳故沙麓齊履謙謂其即位於歲前與桓莊僖元年不書即位者同也左氏不知而曰攝誤矣季子甚信齊氏之言嘗以爲是但其以仲子爲隱母則亦强解辭費不必然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者周建寅之月近蜀湯氏爲建辰之月是不知

歷數不讀漢志矣魯元侯也而稱公僭也自侯以下
葬而稱公耳詩泮水曰魯侯戾止閟宫曰魯侯燕喜
如是而已儀禮公食大夫五等諸侯同稱公周禮之
末造而改竄以成其私者也春秋私盟于是始及者
穀梁子曰内爲志焉爾不日史詳畧也邾曹姓出自
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後挾于邾子爵
國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于魯而
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縱廣踰于五十餘

里矣西自邾瑕以至沂東即今濟寧至沂州之境橫
長三百餘里勢不得爲魯附庸意小邾嘗附庸于魯
而誤加于邾耳小邾亦邾所分地爲郳城近嶧縣儀
氏與徐儀楚陳儀行父同父名與孔父同邾大夫也
黎氏言當與邾子克別是一人吳立夫信之然又因
莊王弟子克字子儀疑之非也故湯氏謂如家伯家
父然以爲家臣之老則亦非也邾五年伐宋桓十五
年來朝俱人之十七年書儀父莊十六年又書克則

人非儀父儀父非克矣即曰諸侯不生名附庸之君字也則卒稱邾子而生何用去一子字耶古者天子會諸侯使聚盟方岳者必割牛耳盛以槃而以敦盛其血司盟之官北面讀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戎右傳敦血以次授當歃者含其血乃坎牲加書而埋之蔑之盟無天子之命也隱初即位而亟盟鄰國之微者斯已無王矣

夏五月鄭伯克叚于鄢

鄭國名伯爵宣王封弟友于今華州爲故鄭後遷虢
鄶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開封府新鄭是
巳伯謂寤生段其母弟也鄢今鄢陵段以罪絕屬籍
不書國討而專目鄭伯左氏曰譏失敎也克者如二
君之辭見段之有徒衆也趙氏企明所謂幸辭詩叔
于田大叔于田皆刺段而誤以爲刺莊公謂失敎成
于殺可也以爲罪重于段非訓也以君臣兄弟之倫
治之君不君兄不兄而其臣若弟不可遽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臨諸侯畛于鬼神曰天王宰氏咺名王朝上士中士例名非冢宰貶而人之也季氏謂元士攝冢宰亦非也惠公隱父仲子惠公再娶之夫人而桓之母也穀梁謂孝妾惠母葢因桓公成風而誤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車馬曰賵所以助喪者隱新立不朝而天王反舉卹典天王失所以為天矣仲子再娶之夫人則何以單舉姓字手仲子生有手文曰魯夫人于是

元妃没有聲子繼室而又以夫人娶仲子故異時宗人釁夏曰孝惠娶于商此禮則有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此其實也而春秋以王制治之不與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春秋故正之不與惠以爲夫人也而一施之過矣然必以爲妾使若媵然而曰平王忘小弁之怨不念伯服之于周而反啟桓公之于魯則于事實亦少謬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魯初合也内稱及宋子姓公爵武王封紂叔父微子于今歸德府是商墟人者列國大夫早名氏不登于策非貶也宋紹興中韓璜機人表鄧名世及元祐中張子平撰人譜凡三十八國諸侯大夫千七百六十五人中稱人者四百皆是也宿風姓國男爵今宿州經舉國爲盟地國主與在焉是時齊鄭合而魯有内憂故使微者容其跡遠結宋而盟于其附庸之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也祭本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今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實管城也祭伯畿内大夫祭公之族啖氏謂伯字非爵也祭魯同出而私來魯人以王臣禮之王臣無私交也伯何以知其非爵逮莊公而祭叔來伯叔皆字也若儀禮既冠而字伯仲叔季惟其所當則為行次檀弓五十乃稱伯仲非也

公子益師卒

稱公子貴戚爲卿者也盆師孝公子惠公弟書之志戚也禮王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于卿大夫士小斂大斂皆親臨之將葬弔于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不日者傳謂公不與小斂蓋卹典厚薄君臣始終之義在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

大行人時見曰會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天

子宗伯所司也以會禮會諸侯僭也會戎甚矣不朝王而會戎其爲倒施又其甚者也詩曰戎狄是膺戎昆吾之後已姓在今曹州南近宋是周公所膺也魯公就國常與淮夷同征隱公不能繩祖武而輒行會禮斯已弱矣諸侯盟會爲壇基三尺堦三等公上侯次伯子男下升降揖讓稱先君相接戎來朝則坐之門不與諸侯齒也安得式序在位以爲會乎潛魯南鄙近戎地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己姓子爵少昊之裔武王封玆輿期國于成陽今青州府莒州是已地與齊相近向姜姓炎帝後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寰宇記居河陽軹西北鄙道元指軹南者宋人定爲密之莒縣南七十里非是杜元凱指爲譙國龍亢東南向城則益遠非所利之國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若是則破其國都俘

其人民莒之罪也然入罪小于滅此實兵不再舉奄而有之矣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稱莒地宣四年公及齊平莒及郯莒不肯公伐莒取向向係莒則向實滅而書入何也赴以入以入書之耳故曰其文則史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可謂得竊取之義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公子展之子未命大夫也從將尊師衆例書極
杜氏曰附庸國或欲通極劇字曰今贛榆縣紀障本
紀故封劇縣地紀遷其地遂爲魯附庸莒入向無駭
遂得入極也凡爵命出于天子大國卿三命次國再
命小國一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命氏者
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請于君而氏
之也趙企明曰左氏謂無駭卒羽父爲無駭之子請
族杜氏不達以爲爲無駭請非也然曰公子公孫皆

生姓之無駭非終身無姓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愚謂氏族一也姓者百世不易公子公孫不可借爲姓也無駭與挾輩同皆隱未爵者也陳氏曰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詹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吕大圭曰内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内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帥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

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
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貜仲孫何忌之及諸侯
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戎請盟約期而往也唐魯地今魚臺縣故方輿縣
有武唐亭戎來不拒足矣與之盟非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姜姓侯爵炎帝之後輿地廣記國今青州壽光紀

城實古北海劇縣鄭棋云紀後遷劇所謂敀劇云紀
劇聲訛鄭所言良是第不知遷劇之紀在莊公之簡
不當輒言于此耳緣壽光西南三十里爲紀城其又
西爲東安平即紀季所入之酅又西北且百里爲東
莞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其遺幣以
先人之禮行之公羊謂辭不稱主人非也夏后氏逆
于庭殷于堂周于户然諸侯則于館詩稱文王親迎
于渭未始出疆越境而使卿未爲非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惠公之女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特相盟之始紀子帛者啖助程先生皆曰闕文紀本侯爵而稱子則其稱子闕文也或曰子帛或侯字之誤按左氏子帛即子伯蓋逆女履繻之字密今萊州高密近紀之邑聞之趙企明曰紀自入莒有窺魯之心紀子伯往來莒魯之間于是道與莒子謀于

密爲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
怨惡則諧和仇怨聖人之所與也故履緰字而不名
褒之也其後八年而爲浮來之盟莒魯以是交好葢
紀新昏于魯事必有然者然何待八年乃盟浮來其
序于莒子之上者或曰比内大夫或又曰主盟此本
闕文不假迂曲莒小于魯雖能入向何敢遽至窺魯
魯史書法有定緰雖可褒褒者在事何緣獨以字進
左氏亦豈可盡信其誣也

十有二月乙夘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左氏以爲仲子說者曰以三年喪畢考宮祭告知之然安有元年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者耶郭定襄以爲左氏誤仲子爲夫人是也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國今淇縣負淇水面百泉古衛都河北朝歌之東康叔始封之地也其後成王伐殷以武庚

餘民封康叔君故殷墟朝歌始併入焉而盡有三監之地世家謂封指加地耳季氏謂武王伐武庚非事實也段之亂其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于是鄭人伐衛鄭伯克其弟又不字其子而擅相伐其惡著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書月者于春之下則必係王以大一統或事應係時而書則其下月與時文不相屬不得復係之王

矣何休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王之後統其正朔非也書稱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者于其國所謂之杞得夏時者耳王朝大一統何爲存之耶正朔亦豈在禮樂中耶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然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之盈縮損益四序不同冬至後爲盈初春分爲盈末夏至後爲縮初秋分爲縮末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

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然不可正視由測晷景或以金
水二星及月食之衝知之至月行古歷平行日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皆謂近日而疾遠日而遲今課月
與天會爲一轉入轉疾初日行十四度六七六四從
是漸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其積度比平行餘五
度四十二分其疾日損入疾末限又歷七日行十二
度空四六二損其所益而無餘乃復行遲初限又歷
七日適及平度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

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入遲末限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六七六四盈者亦損無餘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歷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不知轉分進退時各不同至日月之蝕乃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月曰白道舊謂九道出入黄道一周爲交周其日道距赤道遠二十四度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

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南向者恒內北而
外南月道出黄道外爲陽入黄道內爲陰月當黄道
爲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
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
度復當黄道爲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黄道內六度在
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黄道內六度在
赤道外十八度是爲四象二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
周歴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

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
十九交退天一周有竒終而復始月道與赤道正交
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
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歴内冬至在陽歴外月道與赤
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歴外冬至在陰歴内月道與
赤道所差者少白道二交有斜直陰陽二歴有内外
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濶故其差亦異差數多者不
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經朔應二十

九日五十三刻空五九三而會然月在疾度日在盈限則先經朔而食月在遲度日在縮限則後經朔而食陽歴限六度陰歴限八度以躔離朓朒推演加時本距交遠近考求食分又以入氣盈縮入轉遲疾參伍合朔之正則古法謂百七十三日有一食未盡也夫春秋及漢及元有連月食者將以何盈縮定度哉日行先在黄道東依限而食者多月行先在黄道表依限而食者少上古陽盛雖會而恒不食大戴禮誥

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
月不食星辰不悖楊敬仲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
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其言是已然日歷家嘗以
可推步者爲衰世之術豈達于天者哉参同契曰水
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易通卦驗冬至之日植八尺
之表日中晷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晷進爲
盛退爲縮以分陰陽壯弱也然則其食當于合朔而
不稱朔何也姜岌按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巳亥朔

無巳似失一閏三月巳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令予友劉敬仲先天推得交分五十四刻九空九二入食限耳然則杜氏長歷推此月之朔爲庚午不但司歷之失食耳辰之弗集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左氏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自責豈徒修其文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於是平王崩立太子洩父之遺子林爲桓王不奔喪
諸侯不臣也不書葬魯不會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
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而歸含襚賻賵春秋歷十三
王桓王子莊王莊子僖王襄王子頃王皆不志崩謂
王室不告者是季氏謂三王實不立以嗣王故追稱
而史誤序于爲君之世考之經世歷年莊以甲申嗣
位己亥崩僖以己亥嗣位甲辰崩頃以壬寅嗣位戊
申崩俱非疑年而季氏以爲誤其不考甚矣經世之

書即卦氣以驗人事非茍焉而已者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云君氏葢聲子隱公之母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云禮所謂攝女君者是也　其不薨無赴哭祔姑之禮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定姒定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君氏是昭于定無隱桓之已嫌也二氏者以爲尹氏雖王臣于魯爲外大夫不卒其卒者必有故若劉子主召陵卒書劉卷矣穀梁子謂天子崩尹

氏主魯焉隱而卒之信則私情耳其謂以爲王子虎之類然而王子虎名春秋之法惟天子及魯侯崩薨不名其他善者乎即其惡者乎無弗名矣其弗名史失之也今尹氏之卒也將爲一氏俱卒乎其大夫者實卒乎氏所同而名獨也一人卒而舉其同其于義蓋未知其爲善志也苟曰書氏以見世卿之强則後之强者多矣其遂以得國者亦多矣而不氏何必于尹也獨立斯義乎春秋王卿士卒不日而尹氏

何獨曰乎夫尹氏尊之不天子也親之不魯侯也何獨不名而舉氏而曰卒乎然則世卿實可譏也其如君氏實非尹氏何哉金氏曰魯有尹氏隱公所困之地所謂鍾巫尹氏者夫尹氏爵位不著亦法所不得書也聲子以君毋而舉其繼室之號以卒之明隱之異于他庶子再娶非正則桓非適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也不稱天王桓在喪未有

命告也其求賻志諸侯失供喪紀也胡氏曰邦有大
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不足以討而反求之以是
爲失道也王貫道有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
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喪事有缺則臣職不
供甚矣魯安在其秉周禮也包茅不貢霸主至興師
而責之武氏子之求賻豈可責也此亦如寠人子矣
寠人子故巨室也以其臣僕之不供而遂寠今將責
寠人子之徵賦而不責其臣之無藝得乎杜氏曰不

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得其旨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于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皆爲卒外諸侯而内書薨内薨者臣子辭也外卒者從赴也赴而曰卒臣子辭不可一施之也史因赴而書孔子因赴而修故曰其文則史非黜而書卒也弔不備禮則不日赴不以時則不月或不告或告而不往則不卒著交鄰之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姓侯爵本四岳呂侯之裔尚佐武王封今青州府樂昌縣古營丘也傳六君至獻公而徙臨淄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葢其事耶侯謂僖公祿父隱之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再春秋前于是東諸侯始嘗會于虛有合矣齊東濱海鄭近在畿內距千四百餘里鄭莊欲挾馮謀宋而宋魯睦故親至齊地而要盟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忘宗盟而先齊葢石門

古濟北齊地今爲東平之平陰鄭以齊地主又爵高而私尊之是齊伯始基而王伯消長之幾在此陳君舉謂有關于天下之故是也盟先主盟聖人約史之法與載書異衛子魚道踐土之盟先晉魯鄭而後齊宋莒載書之正法也其後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號能獻禮不能舉隱公告薛侯之禮及子魚稱踐土之書宋盟楚人遂執牛耳憤哉或曰聖人約史固異載書乎曰書公及之類是已書公及異載書則正

事情以見實

癸未葬宋穆公

趙子常曰天子葬日不及禮不日諸侯葬月不及禮不月此葬日與夷慼穆公立已而侈僭也胡康侯曰諸侯五月而葬同方岳之盟者至或葬或不葬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當作紀莒入春秋首帥師師入向而天討不加也于

是再取人之邑焉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子產言
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數圻侵小所致葢
滔滔皆是故自桓十四年宋取鄭牛首而後無書者
矣季明德言牟婁紀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界于
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于此無邑本紀杞字近而
誤杜氏不察因謂杞併淳于遷都焉淳于高密地在
牟婁之東亦紀南界杜因此通誤按女叔侯告晉平
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昭三年椒舉曰商紂爲黎之

蒐東夷叛之黎今河内近衛則所指皆近地非青州東萊之夷也又釋例土地名淳于雍丘雖郡别竟連則季說非但此此時尚未遷淳于耳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莊公之子也不稱公子未爲卿非削其屬籍也是故許止蔡般稱世子商人之徒稱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爲卿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未爲卿也未爲卿而能弑其君則以其有寵好兵而莊公不禁也

學者習讀而問義察所由來可知教子之法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啖叔佐曰遇者諸侯倉卒相遇其禮簡畧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是也宋殤忌馮在鄭秘其蹤跡約其與國私會于清以嘗鄭清鄭地詩清人之地是已杜指爲衛地以東阿清亭當之不知東阿即所謂齊王烹阿者不得爲衛邑季明德以水經定爲魏地在今淇縣清水合淇水入衛河處南近牧野皆非也

宋魯之會衛方有弒完事在三月十七日戊申去遇期不遠州吁亦必不敢釋位遠出傳亦無明文其同伐鄭乃後來求寵之謀或窺二國相遇之意則未可知耳然今書衛人則州吁亦未敢出也况是遇乎不得豫揣衛人之同會也王道衰伯者未作弒逆横行莫之討而自謀其私也害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陳嬀姓侯爵武王封舜後滿于陳

國今陳州古宛丘蔡姬姓侯爵文王第五子叔度之子仲繼封今汝寧上蔡縣也宋人樓諸侯外以定州吁而内欲以除其所惡不義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于是大夫始敵諸侯諸侯之師再舉也翬不稱公子隱不爵大夫也公穀二傳謂貶者非若翬以與弑而先貶至桓三年返稱公何耶翬以貴戚隱授之本兵柄而不疑于是翬之弑械成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人衆辭謂右宰醜傳誤也濮衛地謂陳地傳誤也詩擊鼓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即春秋伐鄭之師也衆仲以州吁安忍阻兵衆叛親離料其難濟已而被執于陳使右宰特蒞殺耳故殺州吁地曰濮石碏使羊肩別殺石厚于陳故地曰陳傳有其文而經著其實耳杜預不知因賈逵以濮爲陳季明德又不能明觀傳文而肆辯城濮宛濮非也陳氏曰五國之諸侯不

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莊公子是爲宣公左氏曰衛人立晉衆也晉逆自邢不書入若小白之志欲也諸侯世子誓于天子而立之繼室則朝于天子而命之烏有擅易如是者乎趙子常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爲之會伐以定之國人討賊立君而聖人予以權非矣周衛非遠

告請非難命討事異烏有權也

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君舉必書存策書之體而善惡自見矣棠今魚臺縣古方與出國都遠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稱公以神明治之尊之也此古聖人通幽明鬼神之義也陸淳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其言非也汪仲裕

曰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謚不當其行可

也號爵不同彼烏知之哉

秋衛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子郕叔武所封國在今濮州雷澤

東其北爲衛地東爲鄆魯濟西田近地也若懐之武

陟則隰郕之郕矣與衛皆文之昭

九月考仲子之宫

桓之弑隱啟之也禮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築宫桓一

公子耳隱爲其母宫以成其邪心故桓之弑隱自啟之

初獻六羽

魯僭八佾于羣廟舊矣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而仲子獻羽羽翳也爾雅釋言曰纛山海經五釆之鳥名翳析羽而注干首羽輕舞便于指揮凡舞必先羽而用籥始奏以文也執干戚者綴行而繼進復亂以武也按詩簡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則萬羽爲一公羊云萬者干羽者籥止因獻羽之文昧萬舞有籥羽矣且婦人祔夫無別樂別廟之禮仲子妾廟小祀而用羽非舞師之義何休謂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亦不知始進復亂節奏之詳且衆仲對羽數舉天子諸侯大夫皆曰羽亦不因其無武功而名之也六羽本非仲子所宜用故曰初獻程子謂見用八之僭而不知用六亦仲子之僭也左綿趙氏曰隱公以爲廟外立宮不可同宗廟之禮殺而用

六是隱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于先君之邪不能正也其言是矣而不知用六亦非也

郳人鄭人伐宋

郳先鄭主兵也趙子常言大夫自以其班非也李明德不信郳人釋憾之言疑爲鄭莊告郳之事過矣

螟

蟲食苗心葉根節者別爲螟螣蟊賊春秋書螟者二在隱一在桓其後凡十一書螽而已蓋輕者不勝書

矣螟輕于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孝公子惠公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今許州北五十里縣也葢鄭東鄙地陳君舉曰

伐國不言圍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爲

重也

六年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致平意而實未平其輸平平翬會伐之怨胡
氏謂離宋黨是也輸者有所納之辭趙企明疑致祊
田據左氏釋狐壤之憾耳鄭以虛辭致而不歸魯
人察其情故不從宋亦不救鄭中立而有所要與宣
十五年宋及楚平昭七年燕及齊平定十年十一年
及齊平鄭平書法異矣陳君舉言鄭輸平志諸侯之
合非事實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山今沂州西魯地漢志註臨沂縣當是也春秋之初齊鄭黨也于是鄭長葛方圍齊爲是會以謀之陳君舉云鄭方交惡于王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亦近之而非實也

秋七月

公羊子曰春秋雖無事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也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弗能保有赴愬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爲莊十二年叔姬歸酅張本

滕侯卒

滕姬姓侯爵國在今兖州府滕縣文第十四子叔繡之後滕侯卒不日無名公羊子曰微國也春秋未有以微而不名者也穀梁子曰滕侯之不名用狄道也

夫其用狄道也則何以不名吾謂穀梁葢臆也如穀梁則宿男不名何解哉謂宿男微不登盟書庸詎知滕侯爲同盟哉或稱陸氏春秋有不盟而書名者何也曰國之史册凡諸侯有告命則書然必因其所赴禮篇所録赴告之辭云寡君不禄而已左氏甍赴以名趙匡極辯其妄是也若史逸其名者盟書既以不考赴書又本不登故滕宿皆不能著其名也乃後有書者則去孔子近載籍又足徵也不然則後之不名

者何鮮也左氏以禮經同盟稱名薨以名赴莊元年陳侯林卒左氏又以爲未同盟而冡會陳侯實同伐鄭將會者未必盟而名不名又不係盟不盟乎二說皆閡乎義矣葢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簡牘趙氏所謂卒赴則按而紀也久而或亡則馬所據乎謂世久近似是也乃胡子則詳葬義而名否因宿男見例謂不赴以名而孔子特書之有見于赴而無見于辭禮春秋之義微矣

夏城中丘

中丘在今沂州古臨沂也在沂水之東東爲向北爲鄆南爲郯則西逾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近莒之邑也葉夢得曰魯之城多出于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耳今屬辭以觀其本末莒入向則魯疆場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盟以黨鄭也其稱弟子之義胡氏備矣或謂聘本天子所以諭諸侯之志者齊恃強而僣行之然周禮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有行之者矣殷中也比年使人以意相問曰小聘三年大聘諸儀文稍盛于問陳祥道謂三輔人語輕財曰聘或然也故殷又爲盛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則有禮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王制所不禁也顧其時諸侯之修邦交者魯史無自書之而獨以

其接我而書然所交已非禮之初意矣

秋公伐邾

無王命稱伐罪也棄蔑盟而黨宋以動鄭比事以觀不足誅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之始凡周公第二子釆邑今衛輝府輝縣古汲郡共縣也魯不王而莫之討猶聘而撫之以為非時聘之舊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變執言伐公羊傳曰不與夷狄執中國也楚丘魯地今曹州東南界近巳氏戎者凡伯失節魯不脩方伯之職則胡氏義備矣顧曰衛地誤也穀梁復云伐凡伯者衛而聖人書戎則不惟缺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特相遇不書齊將平宋衛于鄭而宋請先以爲不誠乎瓦屋之盟也垂曹地在今曹縣北當宋衛之間

而界衛南以水經考之杜謂衛地誤也曹方附魯而鄭輸魯平故隱秘其跡以遇禮行之宋猶未釋于鄭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今沂州費縣東南地近魯鄭莊欲離宋黨故以賂餌魯呂大圭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其事是時鄭方結魯非魯結鄭其言是巳豈左氏見假田之事誤合爲一耶入者猶言納也趙匡指爲歸入之言

不當入也祊者鄭受之天子而魯可私受乎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文之之辭也

夏六月已亥蔡侯考父卒

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爲此盟東諸侯之交始盛程子曰自是傾危之俗

成民不立矣尾屋即定八年尾亭季氏謂南燕地之近
衛者杜元凱謂周地非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者我所欲也公將黨宋圍鄭親至莒地毀列而與微者盟此吾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故謹志之也杜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于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書人名氏不得見然謂微者不

嫌敵公侯非也浮來張洽曰莒地今志在莒州西三
十里杜以爲紀邑亦非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大夫名而不氏別于貴卿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後
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趙企明曰郎今之單父魚臺單父宋地則郎逼于宋者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擣虛故盟莒人固其東城郎備其西事或然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即大行人所謂命以征討之事者諸侯不得專征討何爲而有會爭將謀伐宋即魯會防防魯北鄙近齊之地杜元凱以爲瑯琊東南則非齊魯所由之道高抑崇指兖州金鄉縣界則宋地之近於緡者齊魯方欲謀宋亦不應先至其地也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然經文未見以卿士書鄭伯蓋左氏傳耳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左氏以羽父先會齊鄭貶不書族非也此中丘諸國會稱君伐稱人會者君而微者從翬陳氏謂前目後凡非也高氏謂齊渝厖屋之盟鄭爲兵首亦非也中丘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

宋之東郜翬帥齊鄭由東道入宋正兵也宋鄭交怨兵連不弭書先齊者鄭嘗以爵尊齊也春秋魯史故得先大國書及内辭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胡氏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菅宋地北郜自郎而西以達于菅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家鉉翁謂公自出奇兵是也其日甚之也初翬會師伐宋已而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宋地也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菅宋地杜以長歴推無戊申孔定爲戊午是也然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則非矣此奇正之師耳地近日又近豈後期哉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受之於師曰取穀梁傳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也郜姬姓子爵文王第十一子所封今兖州城武縣有郜城爲北郜郜之所居在城武南爲南郜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抑崇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宋衛乘其虛而入之趙子常曰外入國有以來之不月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今睢州考城縣古外黄居鄭北鄙趙企明曰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伐其附庸鄭伯出兵乘之戴鬬其前鄭扼其後取三師言易也此如取鄭師于雍丘取

宋師于喦之類非取戴也然曰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則又不然實鄭伯故書鄭伯三國將卑師少而鄭伯親將胡氏謂以寡覆衆亦非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魯濟西近邑其北爲衛濟逼單父單父宋地戴以鄭附庸宋挾蔡衛以伐之郕宋衛與國齊人黨鄭伐之宋鄭交惡而及其附庸與國其怒與色可謂失所施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來朝之始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之後禹所封也國今滕縣東南滕薛南隣宋故宋人嘗曰滕薛吾役也周制諸侯朝覲以命數爲節小國不能供故朝以求降然朝者朝事之名本諸侯所以事天子者而諸侯世相朝亦周禮行人邦交之儀故曾子問有告廟命五官之文蓋其事也凡朝必以禮接于廟非諸侯不言朝禮與朝天子異矣魯侯朝而稽

首于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于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于周禮司儀諸公諸侯伯子男相爲賔則有禮則是相朝以繼先君之好賔禮接之而已春秋非惡其朝但志其非世傳言滕薛爭長亦非其禮見也闕述職而私相朝聘則胡氏備其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時來今鄭州滎陽縣釐城許姜姓男爵炎帝裔四岳之後武王封文叔于許國今許州鄭長葛近許而宋取之意許必有暱于宋且欲許田也故啟魯爲時來之會而連齊入許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葢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不書

葬者魯之臣子蔽于邪說不成隱之爲君趙子常謂不以君禮葬也左氏曰不成喪是矣公穀皆以賊不討不書葬然不可通于蔡景許悼矣所謂義正而事失眞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明志録卷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